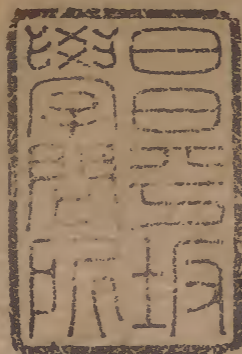


筆叢

庚



華陽博議 上下

					漢書門
		二	一	八	
		三	九		
		五	二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內				
三		二		漢
九		八		書
函		九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2
冊數	10 (-6)	
函號	309	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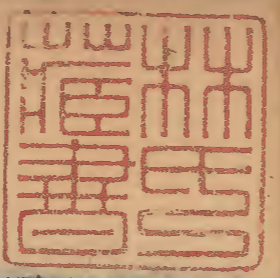
華陽博議引

筆叢庚部

凡淺草文庫

古今稱博識者公孫大夫東方待詔劉中壘張
 司空之流尚矣彼皆書窟八索業擅三冬而
 世率詫其異聞標其僻事夫異匪常經僻非
 習見俾實沈弗崇於周畢方弗集於漢貳負
 之形弗徵上郡干將之氣弗燭斗牛諸君子
 生平遂幾泯泯乎亦有麤工小學廣獵虞初
 宇宙恣陳蟲魚偶合而流徽襲耀步武昔人
 者胡以稱也仲尼萬代博識之宗迺怪力亂

神咸斥弗語卽井羊庭隼間出緒餘累世靡窮當年莫究惡乎在耶以余所揆古今大學術槩有數端命世通儒罕能備悉輒略而言之覈名實剗浮夸黜奇衰獎閎鉅掇遺逸抉隱幽權嚮方樹懲勸作博議其曰華陽則取諸鄒氏談天之旨且以明亡當之弗足貴云乙丑仲冬麟識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議上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校

累世不能窮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仲尼之博也而以防風肅慎商羊萍實諸淺事當之則仲尼索隱之宗而語怪之首也秦漢以還家相沿襲荒唐悠謬此類實繁神異洞冥拾遺

以定山房

筆叢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二七六

雜俎之屬率假托名流恣言六合要之莊列
山海實始厲階浸淫大洞竺乾諸部極矣
學問之途千岐萬軌約其大旨四部盡之曰經
曰史曰子曰集四者其綱也曰道曰事曰物
曰文四者其撰也道多麗經事多麗史物多
麗子文多麗集經難於精史難於覈子難於
洽集難於該四者之中各爲門戶古今鴻鉅
罕得二三大都上資天授下極人功纖毫弗
備尚屬望洋咫尺未躋猶爲止篲此其難也

經之流別爰有小學史之流別爰有諸志
之流別爰有衆說集之流別爰有類書凡此
數端蹊逕尤廣昔人專一往往終身間遇兼
長要非世用若貫穿玄宗融鏡內典求之方
外時有其人文士儒流涉獵而已

六經之學廣大闔深歷世名儒第專其一有博
於易者有博於書者有博於詩者有博於禮
者有博於春秋者有博於爾雅者施孟梁京
諸人博於易者也伏夏周劉諸人博於書者

也齊魯毛韓諸人博於詩者也戴曹賀賈諸人博於禮者也公穀鄒夾諸人博於春秋者也劉郭張曹諸人博於爾雅者也若馬融鄭玄賈逵王肅劉炫崔浩穎達德明數子諸經竝釋六籍兼該義或未精博斯稱極宋世鉅儒精於析理博匪所先新安後出兼綜二家既精且博矣宋世博於經學亦不乏人此舉其重諸史之文汪洋浩瀚材質所詣咸自名家有博於正史者有博於雜史者有博於古史者有

博於今史者左氏馬遷班固范曄諸人博於正史者也劉向崔鴻高峻樂史諸人博於雜史者也譙周蘇轍劉恕羅泌諸人博於古史者也蔣乂蘇冕王珪李燾諸人博於今史者也治史則杜元凱之於春秋張守節之於史記顏師古之於漢書裴松之之於三國子玄之通君實之鑑伯恭之節元晦之綱綜兼諸史竝以博稱他如兩司馬彪劉氏父子顯弟兄敞歷世有人未易枚舉

子則有博於儒者墨者法者名者辯者雜者兵者農者術者數者苟况楊雄諸人儒之博者也宋翟田依諸人墨之博者也管仲韓非諸人法之博者也公孫魏牟諸人名之博者也鄒衍惠施諸人辯之博者也呂韋劉安諸人雜之博者也孫武尉繚諸人兵之博者也范勝賈總諸人農之博者也張衡郭璞諸人術之博者也京房管輅諸人數之博者也漆園之評道術太史之論六家班氏之列九流任宏之錄四種稚川之纂仲容之鈔克構之林子原之辯皆博於子者與

集則有博於騷者賦者詩者文者屈宋唐景諸人騷之博者也楊馬班張諸人賦之博者也曹陸杜韓諸人詩之博者也任沈王駱諸人文之博者也彼皆目下十行曾羅萬卷旁蒐廣擷集厥大成名世之稱良非襲取若劉勰之文心兼該體要鍾嶸之詩品歷遡淵源蕭統之銓擇鎔鑑古今李善之注釋詳備顛末

以至虞世南之采輯詞章許敬宗之蒐羅藝
館李明遠之英華郭茂倩之樂府大溢千卷
小逾百軸其皆博於集者與

經之纖蹟而難明者莫大於小學小學之中又
有博於文者義者音者蹟者考者評者子雲
叔重陽冰楚金博於文景純介甫農師元澤
博於義堃王德明休文才老博於音懷瓘永
叔景伯明誠博於蹟元章長睿世昌順伯博
於考嗣真虔禮彥遠九成博於評總之楊許

顧陸覈字之源者也張李米黃研字之用者
也楊許不明八法張李靡達六書米黃罔會
七音顧陸罕窺四體至徵奇辯怪若稽康束
皙又自名家卽小學一端門徑十數古今博
洽茂能相兼其可易哉

史之繁重而難悉者莫大於諸志諸志之中又
有博於星曆者方輿者氏族者職官者禮樂
者刑法者錢賦者藝文者張衡崔浩劉炫祖
暉博於星曆郭璞陸澄賈耽李昉博於方輿

王弘僧孺李守林寶博於氏族張說蔣乂楊
傑李燾博於職官蔡邕徐堅荀勗陳暘博於
禮樂杜預牛弘高頴竇儀博於刑法桓寬劉
晏田况洪遵博於錢賦劉向王儉任昉柳詵
博於藝文總之又有博於古者博於今者如
鄭樵五略第述前朝張說六官特詳近典君
卿貴與庶幾兼得之矣

子之浮夸而難究者莫大於衆說衆說之中又
有博於怪者妖者神者鬼者物者名者言者
事者齊諧夷堅博於怪虞初瓌語博於妖人
昇元亮博於神之推成式博於鬼曼倩茂先
博於物湘東魯望博於名義慶孝標博於言
夢得務觀博於事李昉曾慥禹錫宗儀之屬
又皆博於衆說者也總之脞談隱迹巨細兼
該廣見洽聞驚心奪目而淫俳間出詭誕錯
陳張劉諸子世推博極此僅一班至郭憲王
嘉全構虛詞亡徵實學斯班氏所以致譏子
玄因之絕倒者也

集之靡冗而難周者莫大於類書類書之中又有博於名物者典故者經史者詞章者劉峻之類苑徐勉之華林博於名物楊億之元龜李昉之御覽博於典故樂天之六帖景盧之法語博於經史敬宗之玉彩李嶠之珠英博於詞章總之則玉彩珠英六帖法語之屬博於文御覽元龜類苑華林之屬博於事歐虞祝謝兼載事文杜鄭馬王獨詳經制大抵書以類稱體多沿襲創造之力劉徐實難考究之功馬鄭爲大至纖微曲盡毫末咸該卽陸澄王摛竝操觚翰未必亡憾也

夫小學經也而子錯焉諸志史也而經錯焉衆說子也而實史且經集錯焉類書集也而稱子又經史錯焉故其學各有專門也總之史出於春秋禮樂史則經也子出於大易論語子亦經也集出於尚書毛詩集又經也百家之學亡弗本於經也一以貫之古今仲尼而已

三代下儒術之顯有出荀况仲舒王通韓愈乎
然荀述禮樂董究天人王擬六經韓起八代
其學皆極博也文章之顯有出左氏屈原司
馬杜甫乎然左窮九丘屈羅萬彙馬探千古
杜總百家其學皆極博也至於宋文盛於辭
儒壹於道矣左氏或非倚相然左傳國語
之宏富春秋博學之士當為首稱
老氏所貴虛無靜默然周室聃為藏史特富典
墳至莊列諸篇恣談百氏抑何浩瀚亡際也
釋氏掃除文字一切俱空而西天經教品目

之繁不可億舉阿難獨以多聞為佛上首
人豈遂出唐宋諸禪下哉世恒以儒術寡要
少功即今中國二藏之文總踰萬卷彼其所
謂無所謂空顧安能離博也第吾儒所博者
實二氏所博者虛弗可同年語矣

道之博於經方且饒論述者漢馮上公張道陵
陰長生王方平于吉宮崇劉政茅盈司馬季
主淳于叔通晉葛玄鮑靚宋陸修靜齊陳顯
明梁章處玄魏寇謙之后秦王嘉唐司馬承

禎張果張氤葉靜能羅公遠王遠知徐靈府
成玄英文如海鍾離權胡慧超呂巖馬湘蜀
杜光庭宋陳搏張伯端薛道光白玉蟾林靈
素王中孚元馬珏譚處端劉處玄丘處機

平漢時孝廉
顯於唐世

釋之博於經典且富辯才者漢攝摩騰竺法蘭
吳康僧會晉支道林道安惠遠法護法深世
友宋惠通僧愍求邨跋摩齊僧嵩梁寶志傳
翁法暢四公惠皎僧祐惠敏寶唱法雲陳洪

偃真觀秦鳩摩羅什曇無讖曇摩讖佛陀耶
舍僧肇道融曇摩流支智猛僧伽提婆周靜
靄衛元嵩隋智果彥琮唐玄奘法林惠琳玄
琬玄禪一行宗密道宣道世慧忠智晉窺基
流志玄覺志昇澄觀神邕杜順法藏智顓法
海義淨務靜慧旻五代義楚贊寧宋惟白道
通宗杲了元克勤契嵩延壽道成慧邃正受
道顯宗永智圓道濟元明本真覺如意念常

諸方外士但據傳記中有著述或以博洽名
者惠能希運從諗義玄等雖或有經解以禪

故不列詩詞顯
者亦載別條

文士儒流博通二典者漢淮南王東方朔魏伯
陽徐景休劉向王褒嚴遵襄楷魏何晏王肅
徐邈任嘏晉羊祜鍾會向秀稽康王弼王烈
王衍王戎郭象郭璞孫綽孫澄張湛張憑謝
安謝尚樂廣衛玠劉惔葛洪齊張融顧懽梁
陶弘景周弘正唐孫思邈王方慶顏真卿張
志和樊宗師陸希聲施肩吾王松年李泌李
荃羅隱沈汾劉商王叡宋歐陽修王安石郭

忠恕張君房蘇轍王粲曾慥彭曉樂史劉焯

呂惠卿葉夢得林希逸程大昌諸人皆綜貫

道書者也諸人多據史傳及著述行世者下
做此

漢傅毅牟融桓譚竺融晉許詢殷浩孫綽習鑿
齒宋范泰羅含宗炳雷次宗何尚之何承天
顏延之劉澄之王僧孺劉義宣齊張融周顒
蕭子良明僧紹梁沈約劉勰裴子野阮孝緒
劉之遴徐孝克元魏崔敏北齊顏之推周甄
鸞王巾陳徐陵江總隋盧思道虞世南唐褚

亮蕭瑀王維王縉梁肅李繁白居易柳宗元
李通玄李師正裴休房融劉軻李儼宋楊億
楊傑王古王隨晁迥井度蘇軾李邴王安石
黃庭堅張方平李遵最張商英張九成諸人
皆覃研釋教者也

歷世文人學士有功經術者漢劉向劉歆杜欽
杜鄴匡衡谷永班固蔡邕三國王粲劉楨何
晏譙周韋昭陸績六代稽康陸機戴逵孫綽
于寶傅玄葛洪徐廣何承天裴松之顧瑩王

蕭子顯唐王勃顏籀韓愈李翱盧仝劉軻宋

歐陽修司馬光三王

安石
回勇

三蘇

眉

二劉

敞
攷

葉

夢得
適

李觀吳棫宋祁陸佃鄭樵董道陳傅

良楊萬里元吳澄吳萊劉因柳貫黃潛趙汭

胡長孺吳師道等雖淺深純駁造詣各殊皆

著述可徵有功經學者也

漢唐宋世文士通
經術者尚衆此但

據其名字烜赫著述盛行者丘明仲舒輩雖
文章名世而經術專門故不槩列他率倣此

古今人主才美之盛蓋無如梁武者陰陽筭曆
奕射琴書靡不冠代而賦詩譚道徵事綴文

每出一長輒與專門名世竝驅至著述之饒
尤爲驚絕經則九經義疏二百餘卷三禮斷
疑一千餘卷史則歷朝通史六百卷子則二
氏經解數百卷集則自製詩文百二十卷其
富皆古今未有而所命諸儒纂輯華林遍略
六百卷弗與焉可謂學總三塗業兼七錄而
表章六籍有功聖門世但譏其事佛而閔才
博識絕口無稱余惜而志之

余嘗疑爲諸臣
代筆然梁武素
稱忌前寧肯事此惟三禮斷疑出羣下帝析
其疑今諸書無一傳者湘東之亡付煨燼矣

歷朝諸史各有儒林文苑二傳儒林以紀經術
文苑以畜藝文輕重本自較然然古今烜赫
之士恒得之文苑至儒林所列類有不能舉
名氏者蓋務華賤實今古共然政猶唐世用
人進士顯列明經下僚耳則實學胡以弗衰
而彌文胡以弗盛也

唐制以明經爲孝廉詞賦爲進士凡仕宦清華
率進士得之孝廉冗散而已以故唐人詩歌
極盛而經學式微間有一二兼通蓋不數見

唐初孔穎達徐文遠等各爲儒宗自是隨世之遺耳時繼起若三秦二蓋彬彬足數中高嗣運尚聞祝郭諸人此後頓寥寥也

唐語林云大曆已後學士蔡廣成周易強蒙論語啖助趙匡陸質春秋施士丐毛詩袁彝仲子陵韋彤裴滄講禮章庭珪薛伯高徐閣通經地里則賈僕射兵賦則杜太保故事則蘇冕蔣又曆美則董純天文則徐澤氏族則林寶此所載中唐後經術士皆史所略者中惟

啖趙賈杜蘇蔣稍見唐書餘大抵沒沒也

魏六朝諸人儒林自有傳此不錄宋初邢昺等尚多以注疏顯至洛閩譚理而經學迥別前代矣

賈僕射昞也杜太保佑也

隋劉炫遍直三省竟不得官縣司責其賦稅炫自陳於內史吏部尚書韋世康問其所能炫自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麤竝堪講授周禮儀禮穀梁用功差少

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數窮
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
詳試然在朝知名之士十餘人保明炫所陳
不謬於是除殿中將軍余讀史至此未嘗不
嗟異其能也三代以下窮經之士兼該融貫
有若是乎而且泛瀾羣籍綜覈九流撰造典
墳修明法律自古經籍子史學問文章蔑能
合一炫悉有之傳稱其眸子精明視日不瞬
強記默識莫與爲儔左畫圓右畫方目數耳

聽口誦五事全舉無所遺失信異人也考之
炫史學絕少發明文筆僅堪鼓吹要終以經
術勝然亦豈易得哉同時劉綽亦博通五經
算術九章周髀七曜推步星辰量度山海靡
所不精二人俱生周時俱仕隋世俱劉姓俱
北人非兄弟而名相類非邑里而同室讀書
閉戶十年宇宙奇事也

炫以餒
終惜哉

文人以博雅名古今莫過劉氏蓋代不乏人矣

錄其尤灼灼者漢劉向劉歆魏劉劭晉劉沈
劉實宋劉瓛劉璣劉湛齊劉蚪梁劉顯劉逖
劉峻劉杳劉敞劉訐劉霽劉祥劉昭劉繩劉
臻劉諒劉之遴北朝劉芳劉晝劉蘭劉懋隋
劉焯劉炫劉善經唐劉孝孫劉知幾劉仁軌
劉允濟劉軻劉鄴劉蛻五代劉希古宋劉載
劉琦劉易劉敞劉放劉恕劉義仲劉夔劉清
之元劉因劉霖此外詩文之士如梁劉孝綽
一時羣從七十餘人亦古今絕異而博雅不

著二三殆各有天授也六代文人類眺載籍
故該洽之士往往有聞晉則張華郭璞宋則
袁豹陸澄齊則王摛何憲陳則虞荔姚察魏
則崔浩高允齊則邢劭魏收周則庾信王褒
隋則劉炫蘇綽皆其著者餘人晉齊尚夥陳
頗寥寥大都入此矣

梁自武帝好學諸子彬彬繼之故博洽之士彌
衆任昉沈約江淹顧協僧孺子野孝緒之遴

二周

弘正
弘襄

二張

續
綰

諸劉

峻顯
杳訐

諸賀

瑒
琛

肩摩轂

接競爽一時殆古今所罕也此外淹通經術
又十數人盛哉

六代經學盛於梁以武帝究
心儒術故也

魏興和二年遣崔敏陽休之來聘敏字長謙清
河武城人博學瞻文當朝第一與太原王延
業齊名加以天文曆律醫方藥品卜論既至
帝選碩學沙門十人并百寮與談多屈於敏
四公進曰敏學問疎淺不足上軫冲襟臣啓
敵之必死帝從之初江東論學有十二沙門
論以條疏徵覈有中觀論以乘寄蕭然言名

理者宗仰其術北朝有如實論質定宗禮有
迴諍論借機破義敏總南北二業皆精又桑
門所專唯在釋氏若儒之與道蔽於未聞敏
兼三教擅之頗有德色脣公嘗於五天竺國
以梵語精理問論中分別論大無畏論因明
論皆窮理盡妙其日脣公與敏談論至苦三
光四氣五行十二支十干八宿風雲氣候金
丹玉液藥性針道六性五蘊陰陽曆數韜略
機權飛伏孤虛鬼神情狀始自經史終於老

釋凡十餘日辯揚六藝百氏與敏互為主客
立談絕倒觀者莫忘歸然敏詞氣沮於啓不
自得輿疾北歸未達而卒按敏之學業總兼
三教咸極其精殆古今所未有雖廣記未足
深信要不為盡誣也南北史儒林傳悉不錄
敏因記此

自昔博學而擅文辭者公孫僑左丘明東方朔
司馬遷劉向楊雄曹植王勃杜甫韓愈十數
人耳陸澄李善輩咸負書籠之譏與作者幾
絕轡矣漢桓譚蔡邕魏王粲劉楨晉郭璞張

華梁任昉沈約齊邢邵魏收周庾信劉炫隋
許善心李德林唐虞世南許敬宗五代徐鉉
徐鍇宋劉邠南渡洪邁尤襄元虞集吳萊參
之前人蓋其次也

魏略云潁川邯鄲淳博學有才章太祖常遣詣
陳思侯植植得淳甚喜延入坐不先與談時
天暑熱植因呼嘗從取水自澡訖傅粉遂科
頭拍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
數千言訖謂淳曰邯鄲生何如邪於是乃更

著衣幘整儀容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
 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羲皇以來賢聖名臣烈
 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詩及當官政
 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
 厨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抗者及暮淳
 還對其所知歎植之材謂之天人按植本傳
 但稱少能誦文賦數十萬言不謂博洽若此
 且事尤俊爽可喜錄之

史稱植經籍未嘗去
手世以敏捷類以爲

不讀書者故
余特詳焉

學問在賦中最爲本色故屈宋司馬班張皆冠
 古今以其繁碩也而入詩最易誤人古今惟
 老杜能耳宋人不以學爲賦而爲詩六朝不
 以學爲賦而爲文故皆失之然賦中又自有
 本色學問不可不知

陸澄著書力殫於經年文爲學困也任昉屬辭
 才盡於晚歲詩爲學困也東哲劉晝作賦竝
 見譏藝士躋蹙詞塲是又稟賦所拘非必學
 問之累

王儉何憲齊之博者也而每屈於陸澄沈約任
昉梁之博者也而恒咨於劉杳此專門之說
也至茂先得竹簡以問廣微世南談姓譜而
畏李守乃一日之偶長或一曲之偏至執此
以言張不如束李可竝虞豈篤論哉

齊之有陸澄梁之有劉峻也鐵中錚錚矣然澄
爲左丞坐以糾劾免官澄上章自理詔內外
詳覈褚彥回檢宋典以來類例甚衆竟以膚
見謏聞白衣領秩峻作山棲志序以皇初下

爲兩師蓋坐赤松子誤耳則劉於往事有所
未詳而陸於近典憤憤甚矣博古通今儒名
豈易稱哉

子產臺駘中壘貳負竇攸鼯鼠敬叔彭戾元遜
僕囊賈逵神雀張華海鳧沈括天祿雖覩記
殊常而簡籍具在按圖卽事往往足徵多繇
人不能讀不能詳耳第非洞徹心胷安得逢
原左右三冬萬卷良不可誣至東方命酒怪
哉滅諸葛伐薪元緒烹未必盡屬見聞要當

得諸觸類若夫敬宗姦徒贊寧詭釋間操一
得骨槩他長段成式報時鐵不明出自何書
亦難信也

曹冲刻舟以稱巨象懸鏡以舞山雞此類皆性
識所鍾靡關學習可名夙慧不屬多聞

茂先燔枯木班狸現形元遜伐老桑巨龜潰體
二事絕類四妖語同或有一訛非必皆實余
謂狸既博識龜亦靈明張葛愛才何至相苦
遂令二木并喪天年惜哉漫書發讀者一咲

括地志載陳倉人獵得獸似彘遇二童子名
之曰媚亦名二童曰陳寶與此頗同

楊修黃絹李彪金鐘雖捷冠一時而義非玄妙
至賈淵之辯墟墓束皙之誦古文則又無假
思唯但憑考質而已惟鄭欽悅推繹銘記異
哉淵思睿測一至是乎考之當時任昉沈約
劉杳諸人世稱博洽積數十年不解何語而
鄭以頃刻徵之真古今絕識也

天寶中商洛隱者任昇之貽右補闕鄭欽悅書
曰昇之五代祖仕梁爲太常初任南陽王帳

下於鍾山懸岸圯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
小篆文云龜言土著言水甸服黃鍾啓靈趾
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
二九重三四百圯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
之後纔墮而獲卽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孟
蘭大會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訾并諸學
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
足下學乃生知前賢不及近古未聞願採其
旨要著之遺簡以成先志深所望焉數日欽

悅卽復書曰使至忽辱簡翰屬在途路無所
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
之子卜宅者實爲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
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也謹稽諸曆術測
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
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
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圯從大同四年上求
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
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

已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
中已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已巳是初圮
墮之日是日已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
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
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云六千三百浹辰交
也二九爲十八重三爲六末言四百則六爲
千十八爲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
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已巳初圮
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云二九重三四

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
五百一十一會於旬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
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
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從
三上庚至於七中已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
言年歲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原卜者
之意當待僕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
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復難遠測足下更
詢能者報焉李吉甫曰欽悅精思通玄蓋僧

一行所不逮方昇之貽書欽悅適授駕於長樂驛得銘而繹之至三十里釋然而悟所云據鞍運思頗有所得者此也按欽悅舊唐書不載新唐書特列於傳蓋異其人而知者特寡故詳著焉

酉陽雜俎云賈耽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甚損因召大將二人謂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絳經市出城可踪之識其所滅處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映大

冢而滅遂壘石標識而返賈大喜令軍健借往發之得粟數十萬又芝田錄云賈相公耽退歸急召上東門卒至戒之曰明日午有異色人入門必痛擊之死無妨門卒稟命至午果有二尼自東百步相序而至施朱傅粉如倡人婦其內服殷紅下飾亦紅卒計尼髡未之有也因以櫛痛擊之傷腦流血返走疾如奔馬旋擊之又傷其足狼籍毀裂百步已上落草映樹更無蹤焉門卒報耽具述耽曰死

否對傷腦折足痛楚殆極但不死而失所在
無可尋之耽歎曰然不免有小災矣翌日東
市奏失火延袤百千家又耽見一病者謂惟
飲黃龍浴水可愈卒如其言亦見太平廣記
唐三百年惟耽博識可方東方朔張茂先而
世絕無知者傳但稱耽入相與王叔文章執
誼不合罷略不言其博物因叢輯其說於此
又一小說載耽好地理學每外夷入朝輒延
致訪其山川土俗歷三十年所得備盡因撰
次爲華夷圖夫小說誠不足盡信而說者
輒如斯豈皆妄幻哉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議上

筆叢庚部

華陽博議上

五

筆叢

庚部

華陽博議下

東越

胡應麟

明瑞

著

新都

江湛然

清臣

輯

澱水

趙鳳城

文鎮

校

漢尚經術故學問之士在經術唐尚詞章故學問之士在詞章六朝兼斯二者而皆弗如也而名物之學興焉兩宋兼斯三者而皆弗屑也而義理之學出焉世之變也亦足觀矣

兩漢以迄六朝所稱博洽之士於術數方技靡不淹通如東方中壘平子景純崔敏崔浩劉焯劉炫之屬凡三辰七曜四氣五行九章六律皆窮極奧眇彼以為學問中一事也唐宋以還詞章學盛此道頓微王子安劉原父諸子稍能旁及餘遂寥寥蓋技術雖非學問所急其業之難精殆有甚者信古人未易及也古人之學有中絕弗傳者譜牒是也其學六朝最盛如王弘日對千賓不犯一諱梁武書成

千卷僅紀數朝至唐李守林寶皆擅業專門老宿師儒莫敢與抗五代以還不崇門閥譜牒之學遂絕不傳宋惟鄭樵羅泌號能究心然率蒐羅遼邈增益見聞而已非專門擅業者比也鄭以員半千為六朝大謬員唐人其父慕伍員之忠遂易此姓見本傳中凡譜系之學昉於漢衍於晉盛於齊極於梁唐稍左矣其學故不乏也鄭氏通志譜系凡六種一百七十部端臨通考存者不過數家勝國以還殆絕此門閥之變亦古今興廢一大

端也

漢之為經者仲舒康成為史者馬遷中壘為子者子雲淮南為賦者孟堅平子無非博極之士六朝尚浮誇故博之名在張王劉陸諸子然玩物之意勝矣三唐尚藻繪故博之名在王楊杜韓諸子然修詞之意勝矣

漢以前其人其學實唐以後其人其學虛漢以前學者務博之實而忘其名唐以後學者先博之名而後其實此古今大較也至瓌偉絕

特不羣之士則代各有之矣

退之云爾雅注蟲魚定非磊落人似不屑屑茲途者迺唐之韻學韓獨為冠又屢以奇字取稱何也政蘇雖不以學顯然政於詩蘇於書易皆有傳注世共推之亦前代文人所無介甫元晦自是學士不得以所長沒之

補韻

古今博洽之士有稱府者傳昭顯有稱庫者俱稱學府

杜預號武庫房暉遠號五有稱厨者王儉稱

經庫谷那律號九經庫 華陽博議下 陸澄書 三 三十七

兩脚書厨	厨陳濟號	有稱麓者	李善又	有稱筍者	許懋
史笥任助	號	有稱篋者	柳璨號	有稱神者	鄭康
神	有稱師者	曹曾弟子稱	曾	有稱聖者	劉臻
書稱	有稱癖者	杜預	有稱淫者	皇甫謚	劉浚
漢聖	有稱痴者	虞世南	有稱譜者	有稱總龜者	殷
李守又	有稱秘書者	虞世南	有稱苑者	任末號	
號肉譜	有稱海者	何休號	有稱樓者	李磻號	
飲號五	有稱倉者	曹曾號			
經總龜		事俱見拾遺記			
		傳迪見御覽			
		議請之稱陸澄青厨亦此類			

古今績學之士靡弗以勤致者尼父韋編三絕

亡論即賢如仲舒聰如劉向穎如子建捷如
 孝標其勤成百倍於世之學者盛名所集弗
 虛也厥有目下十行篇成萬字而終身沒沒
 草木共年毋亦此道未至與余生平駑劣世
 事情然獨癖嗜青緗逾於飲食凡史傳敘稱
 有全余好輒欣然領會踴躍於衷偶閱唐宋
 諸類書采摭前規漏遺泰甚因戲效昔人比
 事龔而錄之衰病耗忘日曠之譏自分不免

異時全好尚或有當余衷哉

中有一事數人或十數人者如

不釋卷事百餘止錄稍異者餘映雪隨月等不具錄

絕韋

仲尼讀書韋編三絕鐵摘三折

滅漆

又漆文三滅亦仲尼讀書

割席

官

絕華下帷

董仲舒崔祖蚡鄭鮮之宋世景李密司馬光

穿榻

魏收讀書

坐一木榻積久榻板中穿

結繩

李克讀書尚書腰係細繩十尋每一遍作一結計數萬

然糠屑豆

朱倉代相

擁絮

江

墜冠

朱穆讀書

圖董藹又李克亦號負圖先生

擔笈

高允

閉戶

劉焯劉炫諸葛穎各

十年馮偉節三十年餘陶弘景姚思廉裴行儉張袞魯恭劉晝韋陟孫敬

杜門

陸

諸葛穎

懸梁

孫敬

鑿壁

匡衡

寄廡

劉峻少貧寄廡下讀書

居樓

張建章所居有書樓

掘坎

游明根掘土坎為室讀書其中

墮坑

劉峻讀書失墮

坑掌錄

董藹錄書於掌世謂仲玄掌錄見御覽

掌鈔

蘇秦張儀全學見異

書以掌題之見御覽

舌舛

黃安讀書盡地成池又賈逵事見拾遺記

舌學

董

鈔書於掌以舌舛之掌為爛號舌學

等身

賈黃中少聰悟父取書與身等合讀之號

日等身書

刺股

蘇秦

折肢

樊深讀

損目

王錫讀書致損右目

鋤

孔安國常林張紘兒寬崔逞

引杖

沈峻以杖自擊輒讀

鑄研

桑維翰鑄

鐵據鞍

樊深讀書據鞍不輟

亡羊

王

牧羊

王

乘牛

李密

牛

張恠承宮聽經棄豕不覺

驅驢

李固

却鹿

裴休聚

螢

車胤伐薪薪供書

拾薪

承宮拾薪聽經

負薪

劉貞素

采

薪劉仁軌燃薪范任又爨薪侯瑾爨賣薪朱

臣乞薪郭瓊乞薪截蒲路溫舒折蒲王育折

熨瓜鄭灼心熱種瓜步拾葉董藹拾編柳孫

編柳魏收坐床斷壘范仲流粟朱買巨

漂麥高失稻顧權讀書絕糧王欲絕糧燎麻劉

峻歐陽竊肉王劭閉目精思家忘羹劉

節燭郎茂讀書減油沈約親置燈范純藏火楊

祖瑩藏廣鈔異書劉峻竊讀官書成獄中受

書黃霸陌上懷書崔市肆閱書王允野地錄

書董負板挾書董採栢誦書隗借讀人書

恭劉焯留讀人書鄭樵遇人臥用警枕司

光張方平臥不畜枕李凝塵滿席馮道落燼數升呂

禮闕澤崔為人傭書侯瑾王為人傭作延衛為人

都養孔安為人廝役陳為人僕隸王為人僮

奴游明根誤入人家劉臻褚不交人事薛瑞

不問家產崔玄伯不啓家書胡不觀伎樂王

不通權貴阮孝緒拒不窺天子韋不對吏人

仁狄傑日進三卷宋太夜盡十卷沈東觀讀書

黃香秘閣觀書張纘十年不歸胡七年忘返樂

羊門庭著紙左戶牖置筆王厠上誦詞錢惟

厠上索文歐陽寒暑不輟劉宣徐晝夜不倦

鍾會范雲沈峻李瑾樊盥櫛不御虞世寢食

不思郎茂劉恕謙慶吊不行荀爽徵辟不就陶

徐苗目不窺園董仲舒三年一二十年桓手不

釋卷馬懷素呂思禮于休烈李磎仕宦不釋

實王起趙逸崔元翰耄耄不釋卷司馬光童

稚不釋卷裴碑亂離不釋卷皇甫謐裴漢疾

讀卮言所記古今博物事偶憶史傳小說中有

相類者并疏左方中固多博極士然或由神

偶中亦有之鄭公孫僑知實沈臺駘知黃熊

晉平魯展禽知爰居海鳥漢傅毅知西域金

人胡僧知昆池劫灰蔡邕知焦尾琴柯亭竹

魏稽康知石髓晉荀勗知勞薪摯虞束皙竝

知曲水二子各證舊文張華知蛇化雉知洛

鍾鳴知武庫火以積油故見太郭璞知驢鼠

大如水牛灰宋陸澄知崇禮門鼓齊徐之才

知痛骨作刀柄 見御覽梁武帝知海濱巨龜趙昭儀所化見

飛燕 別集劉杳知張仲師長尺 二寸知騫毘王杰公知

蛇鶴二珠知火浣布知高安國鹽知天竺國

鏡知八風谷酒知扶桑繭絲杰公事並 見四公記後魏

趙逸知晉時寺址知宋世浮圖見廣記 異人類隋崔

頤知藍田玉人漢文帝所造具冠 憤見太平御覽中唐李百藥

知瑯琊稻徐陵 文語郝處俊知無脂羊張柬之知

影蛾池上官 儀詩唐玄宗知龍皮扇王維知霓裳

第三拍葉法善知白蝙蝠精張果 真形青城王老

知太元仙衣鄭欽悅知中山石銘賈耽知蝨

癥知火尼知藏粟見雜俎 及廣記江陵書生知息壤

太平 廣記建中時道者知脉望蠹魚蝕神仙字所 化其形如規髮服

之長又春秋陳章知胡克折齒齊桓公得折 齒方圓三尺

陳方對曰此 秦胡克齒也知鳴鵠唳中人齊桓公得鳴鵠 殺之唳中有人

長三寸三分 陳章曰公孫僑知浮游共工之 卿化為

朱 熊晏嬰知盤庚長九尺餘 大下小上知伊尹大上小下 赤色而髯

三神俱夢中 所見出汲冢璣語今載 御覽并陳章二事並見御覽形體門內史過

知莘縣神丹朱 所化觀射父知重黎郊子知鳥官

蔡墨知豢龍氏介葛盧知牛鳴師曠知絳縣

老人年並見國語左傳又知太子晉年汲冢周書漢東方

朔知東都短人御覽賈逵知神雀漢書本傳張敞知

宣帝時美陽偽鼎冊府元龜終軍知延鼠冊府元龜魏

管輅知宋無忌妖知易中九事本傳王粲知漢

時玉珮遺製元龜吳諸葛恪知桑熱老龜傳注六

朝雷煥知枯木照妖知豐城劍氣續齊書劉杳

知松字偏旁知姓譜血脉並見南史本傳劉顯知獅

子何色南史本傳樂藹知積油為灰元龜王僧孺知

古人以石為針南史本傳潘京知武陵郡名止戈為武

高阜白陵見元龜范雲知白鳥所由至齊高帝時事見元龜裴

子野知滑國即白題同貢者見南史子野傳續咸知有新氏

衡石元龜崔躋知羊腸坂本傳魏收知人日徐之

才知蛤精並見北史本傳杰公知六女國梁四公記唐許

敬宗知濟水褚遂良知雄雉見秦元龜周焦君

知古岳瀆經廣記元行冲知樂器名阮咸孔氏六帖

楊收知姑洗角出處全上張一行知帝車七曜文

王勃文帝車南指逝七曜於中階華蓋西臨藏五雲於太甲張燕公不曉以問一行

知其上句下句遂劉禹錫知巨額老拳詩杜

義鶻行語老拳見石勒傳張率更知玉磬隋唐嘉話房叔道知

湖目蓮子也此事本六朝人附西陽雜俎陳倉童子知弗述秦

事也以上二事皆在唐前以載雜俎附此段成式知畫菩薩光以

青和壁魚設色則近日有光此事五代陳陶

知狼星直日江南土晨起於殿前得殘獸一足無知其故者以問陳陶陶對

日昨夜乃狼星直日也見詩話總龜陳崇實知鼉見蘇光錄江南士

人知天雞有二說載爾雅江南士人因主司出題問此無能答者見談苑

宋王介甫知玉樓銀海蘇子瞻雪詩用二事

出道書見詩話蘇子瞻知錦瑟詩李義山詩寓適怨清和意黃魯直不

能解肩山告之黃魯直知喚起催歸二鳥名也韓退之詩劉貢

父知黃耳非犬也乃童僕名見詩話劉克知人日陰詩元

日至人日各有所屬某日陰則某物歉也又知烏鬼鷓鴣也說載圖經筆談云

王貽孫知男女皆跪禮對太宗問也李公麟

知玉璽文見宣和畫譜及宋史本傳沈存中知棊局數共

五十二萬字而盡局之數胡旦知束帛詩話黃常明知孟

勞寶刀也王介甫詩用之見詩話總龜丁公言知唐酒價真宗問唐

酒價丁以杜詩對時稱敏捷後人又舉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駁之余戲謂價之多寡由

酒有美惡耳工部貧客又蜀酒固不得訝價新豐也

又仲尼知玉羊見氏緯略引韓詩外傳云魯哀公穿井得一玉羊焉孔子見之曰木之精為玉土之精為羊

此羊得之井中在水土之際其身玉其肝元土也公使殺視之果然此又與積羊事異

萬頃知離合詩見舊唐書本傳郭侍封被圍作離合詩示李勣勣怒萬頃

為解朱子奢知燒尾事新羊入羣為諸羊所緝火燒其尾乃定故

士人登進遷除設燕謂之燒尾貞觀中太宗以此問朱子奢朱子以此事對一說虎變為人惟尾不變須燒乃

似人見封氏見聞志張果知漢武時鹿唐玄宗時

得鹿以問仙人張果果云此漢武上林鹿也驗之果然見神仙通鑑張果傳中

張氲知海蝦蟇齒方圓二尺亦見仙鑑氲傳伊祁玄解知龍虎

玉見太平廣記唐憲宗時異人伊祁玄解至時西域進方圓一玉舉朝莫能名宗以

問玄解玄解對云圓者龍玉方者虎玉也詢諸貢者果云圓者漁人所得方者樵夫所致

人始信服云尹拙知白馬祠舊典宋史本傳劉恕知五

代別將行履傳本王介甫客知虹玉圍腰語見高

氏緯略虹玉圍腰唐人常袞語也王介甫作謝玉帶表而偶缺一故實作對一門下客曰

何不用虹玉圍腰語介甫大喜尤延之知河

鮑原起楊廷秀與尤延之食河鮑楊問尤河鮑原起何典尤因舉左太冲賦及劉

淵材注答之楊檢驗二處信然始大服尤之博洽呼之為書厨云見說郭所鈔坦齋筆衡

中王仲行知天吳字音見談藪云李大異為廣西帥嘗誦杜天吳

紫鳳之句顧坐客云吳當音華見山海經未
知復見何書客莫對王獨云後漢書戴就破
收獄吏燒鏃斧使就挾之注引何承天纂文
鏃音華又詩不吳不敖不吳不揚亦皆音華
李公稱善衆咸服其該洽
云今刻說海無此事非也葉寘知玉柙
坦齋筆談

湯思退知生婦人出處
本三國志事見說郭又六朝王

筠知霓字音五代張策知偽鼎
見合璧事類中徐鉉

知象膽宋竇儀知乾德四年錢沈括知天祿

元耶律楚材知角端
並見史及諸雜說凡卮言引者悉不錄又說郭

載宋某人知酉耳知肉芝

古文奇字之難辯有甚於事以者別而錄之於

后

李斯識周冢玉文八字叔孫通識周冢玉文二

字稽康識抱犢山神書束皙識汲冢竹書江

淹識玉鏡竹簡古文劉顯識古文尚書斷篇

又識魏人遺梁古器隱起文王僧虔識科斗

書周官闕文范雲識秦望銘韓愈識誅蛟雷

文李協識漳泉界銘東平李生識石壁遺記

兗州魯生識古銅盞篆文
又張敞識美陽鼎文高佑識玉印文

李斯叔孫通不盡識周冢玉文
凡八十字斯通共識十字

郭璞束皙不盡識穆天子傳文郭又不識會

稽鍾文景純本傳張華不識顯節陵科斗文卽束

識者已見卮言任昉不識尚書古文王僧虔識姚詈不識

中山石銘鄭欽悅識鮑照徐爰蘇寶生不識青州

墓銘賈希鏡識王孫虔不識玉鏡竹簡古文

江淹識之王起不識睿門二字段成式不識鹿杯

古文沈括不識漢東雷文扶疎類柏葉見華談至秦漢

子書謂泰山封禪文字萬家仲尼觀之不能

盡識則謬談也

埜客叢書云幽明錄曰楚文王獵有人獻鷹得

異物時有博物君子曰此鵬雛也文王厚賞

之異類傳曰漢武帝時西域獻黑鷹得鵬雛

衆莫識惟方朔識之二說不同尚書故實謂

孝武時嘗有獻異鳥者莫識東方朔曰此畢

鸞也問何以知之曰見山海經洽聞記曰後

漢時有鳥頭長五尺鷄首燕領備五色而多

青光武問百官咸以為鳳蔡衡獨曰多青者

乃鸞也余歷考博識事自謂庶幾足補卮言

之缺近讀此事遺數條學之難窮如是因續志之

畢鸞疑卽畢方事字之訛也

叢書又云緇素祿記云永叔啓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撐犁枚臯屬文徒自慚於骹骹沈元用啓讀撐犁而靡識敢謂知書問祈招而不知尚慙寡學撐犁事竟不知載何書僕謂此見玄晏春秋曰予讀匈奴傳不識撐犁事案傍有胡奴執燭顧而問之奴曰撐犁天子也言匈奴稱撐犁猶漢人稱天子也於是曠然發

寤然則不識撐犁乃皇甫謐事歐公謂陸機者誤也按此書吳人王懋著當紹興淳熙間成而不見端臨通考蓋其時未行世也

說郭亦引此不見

古書中奇字難識者已備載卮言中自餘傳記所錄字率不存卽博雅所徵徒存故實而已獨玉璣編事所傳古鏡篆文十二字尚見太平廣記然其說甚詭誕不足信也

六代文人之學有徵事有策事徵者共舉一物

少室山房
各疏見聞多者爲勝如孝標對被王擄奪簪
之類是也策者暗舉所知令人射覆中者爲
優如沈約得三劉顯失一之類是也齊梁之
交此風特盛亦猶晉之清言

大約徵者如杞不足徵之徵策者卽漢世射策
之策然梁武與劉峻徵錦被事亦謂策者自
上臨下之詞實非策也惟隸事與徵義同

六朝策事唐宋校士悉其遺風惟徵事絕不復
覩僅段成式式溫庭筠以一物傳簡往來遂成

卷軸又段嘗出獵得兔數十頭遺父寮屬每
頭疏事若干其下比僚屬傳觀無一重者又
元陳剛中呂徵之徵驢事數十條皆或有之
惟徐氏兄弟徵猶事非實錄非段呂學過二
徐以驢及兔事頗衆也徵之見輟畊錄其人
快士第匪陶氏幾弗傳小說尚爾著述其可
廢哉

南齊王儉自以博學多識過陸澄澄曰僕自少
至老惟好讀書無他事以縈念今公少即鞅

掌王家雖復一覽便諳然所見卷帙未必勝
僕儉不謂然復與何憲輩徵事感屈於澄迺
服其說余每讀澄言輒嘆其親切有味非身
有之弗能道儉在齊亦稱好學聞澄語便當
了然顧驗而信即此知儉徒豪舉爲名高耳
儉卒時年未四旬方身柄齊國又少負一時
重望諸名士咸出其門詎容有餘力廣讀異
書今向崇禮門鼓事尚載澄傳云

南部新書云大中好文嘗賦詩有金步搖未能

對令温岐卿

卽庭筠也

續之岐卿以玉跳脫應大

中喜命以甲科處之爲令狐陶所沮除方城
尉絢曾問其事於岐岐曰出南華真經非僻
書也糞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絢怒甚後
岐有詩曰悔讀南華第二篇爲此也詩話總
龜引宋某公謂南華經無玉跳脫事不知當
時何據按唐詩紀事令狐絢嘗以舊事訪温
對如前非問跳脫也宋人譌而一之可笑北
夢瑣言跳作條亦非蓋跳脫乃與步搖相屬

耳 王懋云玉跳脫出真誥當作華陽第一

梁沈約策劉顯十事顯對其九約曰老夫昏忘不可受策聊試數事第毋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又韋載字德基年十二見沛國劉顯顯問漢書十事隨問輒對按顯於十事尚不能全得而載獨舉對無餘者以漢書當時藝習者衆或載所專精且顯或以童子易之事非甚僻故也若劉澠五策則廉藺鬪於鼠穴各極所難勢自不能無得失凡評論古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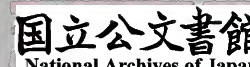
章學問務以此意求庶得其實不爾則韋之

學乃過於劉而沈遠不及豈事實哉 又六朝張綰受

策百事得九十四第失六事因呼百六公

又韋篡仕齊爲記室沈約嘗稱於梁武曰恨陛下不與此人全時其學非臣輩也二韋一族載十二即受策劉顯頓敏固以絕人異時第以職任稱而不聞學向著固知業廢於半途者衆矣

何憲傳稱其直閣日諸文士雜取四部書質之



略無遺失可謂該矣然胡至一寔於陸而再
奪於王也任昉不識尚書古文而王僧虔識
之王僧虔不識竹簡古文而江文通識之然
淹之該博實不逾昉大槩一事之短長耳必
諸劉張陸輩斯無向然

南唐徐鉉與兄鉉徵猫事至七十餘古今猫事
有限即經史詩文單辭竝舉亦不應若此之
繁蓋兄弟一時自相誇詡世不詳察徂爲實
然耳梁武沈約徵覈事僅十餘條則吾頗恨

其寡却自實錄蓋六朝前世代差近事迹尚
稀故也二徐雖宋初然李昉宋白及諸學士
編御覽廣記所收猫事不過十餘二書之輯
鉉與其間胡不舉錯七十事實之也蓋古今
故實載籍具存歷世類書咸可校覈或間有
漏遺決非懸絕余斯議自謂老吏斷獄博洽
君子幸更詳焉

唐武宗製劄宥二字以試王起起言臣於三教
書所不識者惟周穆王傳齋門二字耳此二

字羣書未見武宗咲曰向試卿耳二字實吾
所自製按起謂二字羣書未見可也謂三教
書所不識者惟齋門二字則大誣也卽穆天
子傳中字不可識景純無注者不下十數况
窮三教書寧止此乎蓋古文自有不可識者
前人旣無訓釋後世曷自推詳若僞撰之書
目所未接博極之士固能辯之然亦必遍窺
四部夙究三蒼庶幾斯語政恐非起所辦倘
逢劉顯之策立見其窮矣

強記則博聞博聞必強記此常理而不盡然至
博聞強記而不解把筆者又比比也乃文章
烜赫之士於載籍涉獵而已淹通該洽之任
往往謙讓未遑豈人力固所難兼將造物陰
爲限制耶然漢唐以上諸大家則無不博涉
也其弊自宋開之

張安道過目不忘而在宋人中無聞該洽此強
記而不博聞者也司馬君實幼稱不慧而淹
通經史世號大儒此博聞而不強記者也劉

原父強記絕人博聞無比而歐謂其文章未
工此博聞強記而短於文詞者也歐蘇俱以
文章名世而安道訝子瞻再讀漢書原父惜
歐九不甚讀書此文章烜赫而短於博聞強
記者也然歐蘇皆有功經學亦前文士所無

原父亦以文名宋
此據前人論之

或問蘇子瞻讀書之法蘇曰讀書如錢穀兵農
及諸事物之類每一事作一次理會可以終
身不忘子瞻非強記者卽此可見以余論之
長公所言實讀書要法第頗費工力耳子瞻
嘗問一後進近讀何書其人答讀某書子瞻
輒問其中有某好亭子其人愕然罔指不知
子瞻所問卽前意也

餘冬序錄云歐陽永叔爲文雖至熟故事亦檢
出處然後下筆蓋其慎也東坡卽不如此觀
洪景盧直院時所聞院卒之事可知隨筆摘
東坡詩文與出處戾者數十事坡仙大才製
作多出一時縱手信筆未嘗效人本子上尋

行數墨古人事實固宜有誤用處後生可爲
法耶按右二事二公俱非強記者可見然得
失大有歸也

劉原父兄弟皆博學窮經傲睨歐蘇王氏間而
製作不甚傳沈存中筆談持論精確然往往
有輕發者正坐不檢出處故也江鄰幾雜志
宋人極推今不傳略見說郛

兩山墨談謂洪景盧深服蘇子瞻以老卒言不
檢冊子故然子瞻用事多誤病正坐此洪素
以博洽自居其推服子瞻當別有謂第洪所
著隨筆事實矛盾處亦復不希古人所以嘆
目睫也

宋人王介甫在當時諸文士中號爲究心問學
者勇亦雋才假以年詎可量徒以新法流弊
并終身所善沒之歐好古於金石頗覩一班
蘇赤壁二賦清空瀟灑大得盛唐景趣而詩
反爲事束兩失之云

庚溪詩話云曾子固爲太平州司戶時張伯玉

璪作守歐公荆公皆與伯玉書以子固屬之
伯玉殊不禮一日就設廳召子固作大排唯
賓主二人不交一談既而召子固書室謂曰
人皆謂公會夫子必無所不學也子固辭避
而退因請子固作六經閣記子固屢作終不
可其意迺曰吾試爲之卽令子固書曰六經
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其下文
不能具載又令子固問書傳中隱晦事應答
如流子固大服始有意廣讀異書晁丈以道
言劉斯立跋初登科以賢稱就亳州見劉貢
父談論皆劉所未知以道又言少年讀書時
嘗鄙薄蔭補得官後從李德叟游德叟輕賤
科名議論高遠方有意真爲學也據右宋人
所述則南豐似亦不甚讀書蓋文與歐王蘇
氏等而學又不及伯玉非庚溪筆之殆同草
木謂小說可廢乎

又宋子京嘗與李邯鄲飲酒隸僻事不勝者輒
飲之坐客遂皆潦倒而出宋人隸事僅見此

張安道世推強記止劉貢父所紀黃巢一事
然余以唐書較之殊不合則所謂強記安在
并貢父亦失之不考也

詳二酉綴遺中

夢溪筆談云嘗有人自負才名後為進士狀首
楊歷貴近曾謫官知海州有筆工善畫水召
使畫便廳掩障自為之記自書於壁間後人
以其時名至今嚴護之其間敘畫水因日設
於廳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
以謂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為兩

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
謬以屏為反坫耳麟謂反坫事出論語不應
其人踈陋至此按宋黃東發云反坫鄭注為
站在兩楹之間反爵其上坫字從土而云在
兩楹間豈常設耶按郊特牲旅樹反坫內則
曰士於坫明堂位曰反坫出尊崇坫康圭士
虞禮僕于西坫土則累土而為之皆可名坫
而坫亦有高卑東西之不同非必反爵之處
也鄭氏以坫之反異於經文矣汲冢書曰回

阿反坫注曰外向室也反主坫言非主爵言也據禮記反坫與臺門相連汲冢書反坫與回阿相連論語反坫與樹塞門相連恐均爲宮室僭侈之事若東發之言蓋亦以反坫爲屏障之類筆談所載某人見或同此存中持論多覈然未免有輕發者茲類是也

朱元晦云程泰之演蕃露其零碎小議論亦多可取如辨采恩之類某頃因看筆談中辨某人誤以屏爲反坫後看說文坫字下乃注云

屏也因疑存中所辯未審後舉以問泰之曰存中辯是然不是某人誤乃說文誤耳右見語類所記近續讀得茲說并識之然則文公固亦疑此蓋某公自本說文非誤憶也余所見竊謂不誣世人幼習傳注忽覩此大是駭聞沈博洽自信故勇於譏之第某公有知又將以沈爲不讀說文矣甚矣辯難不可不審而援引不必驚竒也

段成式酉陽雜俎記事多誕妄如云一木五香

根旃檀節沈香花雞舌葉藿膠薰陸此尤謬
旃檀與沈香兩木元異雞舌卽今丁香耳今
藥品中所用者亦非藿香自是章葉南方至
多薰陸小木而大葉海南亦有薰陸乃其膠
也今謂之乳頭香五物迥殊元非同類右筆
談所論段氏專記異國所出欲無根抵可謂
漢庭吏筆然此機亦本山海經余考成式所
引書多出前代諸小說及釋道二藏者今本
書大半不傳故沈謂成式之誕其傳者十九

可徵也

惟唐本朝多誕則段爲之

夢溪筆談云江南陳彭年博學善史於禮文尤
所詳練歸朝列於侍從朝廷郊廟禮儀多委
彭年裁定援引故事頗爲詳洽嘗攝太常卿
導駕誤行黃道上有司止之彭年正色回顧
曰自有典故禮曹素畏其該洽不復敢詰按
郎瑛類藁載武林張某者每縱談古今人詰
其所出則厲聲曰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
也夫廣記何秘之有楊用修亦頗用此機如

衝波傳之類司馬君實講經爲村老難不介意真仲尼徒也

又明道雜志云楊大年奉詔修冊府元龜每數卷成輒奏之比再降出真宗常有簽貼有少差誤必見至有數十簽大年雖服上之精鑒而心頗自愧竊揣上萬幾少暇不應能如此稍訪問之乃每進本到輒降付陳彭年彭年博洽不可欺毫髮故謬誤處皆簽貼以進大年乃大薦彭年文字請與同修自是進本降

出不復簽矣較二說則彭年學問誠爲當時所服世但知江南有徐氏兄弟彭年殊寡稱者因記此然冊府元龜以楊陳二君及諸博雅同修當無復遺恨余間讀之疎漏處亦不少益知學問無窮也

彭年導駕或果有典故不可知觀反坫一事知

沈語難盡憑也

蘇長公用事多誤由才高意爽不屑屑檢冊子耳洪景廬隨筆指摘凡數十處大槩得之第亦有不盡然者費衮梁溪漫志一則云東坡

厚能

和潛師放魚詩况逢孟簡對盧仝不用校人欺子美或云校人乃欺子產非子美也豈少陵曾用校人事遂直以爲子美耶予按在氏杜預注子產一字子美以上俱費氏說蓋事載六經語孟者人所童習通曉一出名公手一或抵牾必他有証佐不得視同諸書所出驟加誚議也第坡亦應自注以免人疑

王伯原曰演繁露博黍爲鶯不知何出蓋未考詩葛覃注也緇素襍記不知麥秋函月令熊改齋漫錄考古語所出詳且博矣然首如飛蓬出於詩乃以左思賦爲始樹桃李者夏得休息見於說苑乃以狄梁公事爲始若此非一是以君子無輕立論又引筆談云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朱浮傳疏作彼徂者岐有夷之行今按後漢書朱浮傳無此語而西南夷傳朱輔疏中有之蓋沈誤以輔爲浮也噫程沈二氏宋世共稱博洽而猶若是考訂可不審哉高似孫有繁露語見齊東野語今不傳

夢溪筆談云熙寧中嘗發地得大錢三十餘文
皆順天得一錢當時朝廷咸疑古無得一年
號莫知何代物余按唐書史思明僭號鑄順
天得一錢順天乃其年號得一特以名鑄錢
耳非年號也按此與寶儀乾德事相類而沈
所徵叛臣年號尤僻世絕無傳之者因錄此
乾德錢事石林燕語以為盧多遜與他傳記
互異當考
又云國史纂異載潤州曾得玉磬十二以獻張
率更叩其一曰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

磬者法月數當有十三宜於黃鍾東九尺掘
必得焉從之果如其言此妄也法月律為磬
當依節氣閏月自在其間閏月無中氣豈當
月律此懵然者之為也扣其一安知是晉某
年所造既淪陷在地中豈暇復按方隅尺寸
埋之此欺誕之甚也按存中此辯甚精蓋記
事者不能無溢詞耳

程泰之當廷中對事必援古引今備極證據人
主不悅而出之此又與梁武惡劉孝標異宋

時人主直是懵然不解耳然程他日著北邊
備對尚以鄉日所對未詳為恨可謂不負所
學矣

困學紀聞云莊子楚狂之歌所謂迷陽人多不
曉胡明仲云荆楚有草叢生修條四時發穎
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腴者大如巨臂剝
而食之其味甘美野人呼為迷陽其膚多刺
故曰無傷吾行以上俱紀聞語近王長公與余書云
詞場尺寸地迷陽胥足大可怪也茶時不解

胥足之義讀此了然

紀聞又云策扶老以流憩扶老藤名以為杖也
見蔡順傳注按此可與迷陽作對扶老尤僻
非伯厚不能知然亦讀漢書偶得之伯厚嘗
引王徽之言謂讀書得一義如獲一真珠船
此意非真好學者未易驟領會也

扶老扶老亦見太平御覽草木類

夢溪筆談云崔融瓦松賦謂之木也訪山客而
未詳謂之草也驗農皇而罕記段成式難之

日崔公博學無不通曉豈不知瓦松已有著
說引梁簡文詩依簷映昔耶成式以昔耶爲
瓦松殊不知昔耶自是垣衣瓦松乃名昨葉
何成式亦自不識豈得誚崔融耶然昨葉何
草不見爾雅神農等書而第見陳藏器本草
陳段俱唐人恐未足以難成式也

清異錄折瓦松字爲

一元木
公可笑

楊用修藝林伐山云漢靈帝修南宮鑄天祿蝦
蟆轉冰入宮又作翻車渴烏灑路天祿卽大
蝦蟆信樂之子按圖索駿以蝦蟆爲馬卽天
祿也天祿之形漢人多刻石肖之於墓古詩
所謂天祿辟邪眠莓苔也按用修每證一事
必令阿平絕倒而此以天祿爲蝦蟆尤可笑
陳晦伯但引瑞應圖以駁之似未明了余按
沈氏筆談云至和中交趾獻鱗如牛而大通
身皆大鱗首有一角考之記傳與鱗不類當
時有謂之山犀者然犀不言有鱗今以予觀
之殆天祿也後漢書中平三年鑄天祿蝦蟆

於平津門外注云天祿獸名今鄧州南陽縣
北宗資碑旁兩獸鑄其膊一曰天祿一曰辟
邪元豐中予過鄧境聞此石獸尚在使人墨
其所刻天祿辟邪字觀之似篆似隸其獸有
角鬣大鱗如手掌甚類交趾所獻異獸知其
必天祿也據此則此獸宋時固已入貢沈存
中辯之甚明用修於筆談亦不點目耶夫天
祿與蝦蟆竝言卽爲蝦蟆與辟邪竝言卽爲
辟邪耶天祿辟邪眠莠苔乃黃庶咏假山詩

以天祿辟邪警恠石耳豈丘墓謂哉

詩載韻語陽秋

乃宋人絕句耳

王性之鶯鶯傳跋云僕性喜討論考合同異每
聞一事隱而未見及可見而不同如瓦礫之
在懷必欲討閱歸於一說而後已嘗謂讀千
載之書而探千載之迹必須盡見當時事理
如身履其間絲分縷解終始備盡乃可以置
議論若略執一言一事未見其餘則專之相
戾多矣又謂前世之事無不可考特學者觀

筆叢書部 華陽博議下 三十一

書少而未見爾以上俱王語余每爲之擊節
今去唐千餘載而微之事一經考訂萬口同
然學者誠博閱古今漁獵既廣識見自融而
加以精心綜核即前代之事信亡弗可考者
至如身履其間數言尤爲曲盡如采洪景廬
明楊用修非不旁蒐廣涉正以輕於立論遺
誚後人讀王氏此跋可謂良工苦心至於斯
極而斯人在宋未嘗以博洽知名且徒得實
書之誣何耶余讀王所著樹萱錄默記等大
都小說家流其所論辯自鶯鶯一傳及魏泰
碧雲騶外絕不復見豈其徒能空言未竟行
事耶或因一事之得偶合立言耶余酷有考
訂之癖視所稱瓦礫在懷等語不啻過之而
證驗古今亦時時有自得者漫錄其說以驗
後之君子

讀書大患在好詆訶昔人夫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昔人所見豈必皆長第文字烟埃紀籍淵
藪引用出處時或參商意義重輕各有權度

加以魯魚亥豕訛謬萬端凡遇此類當博稽典故細繹旨歸統會殊文釐正脫簡務成曩美毋薄前修力求弗合各申已見可也今偶覩一斑便爲奇貨恐後視今猶今視昔矣

昔人之說有當於吾心務著其出處而避之亡當於吾心務審其是非而駁之毋先入毋遷怒毋作好毋徇名此稱物之衡而尚論之極也今明知其得而掩爲已有未竟其失而輒恣譏彈壯夫不爲大雅當爾耶

華陽博議下終

